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七塊肥皂
<p>據說，人死後身上的脂肪能做成七塊肥皂。看著偌大的解剖台一角，堆著破碎的奶油色組織，貌似豆腐腦，又像被孩童攪爛的統一布丁。其中底層的組織，因為重量壓迫，而灘出琥珀色的汁液，在鐵板上圍繞出油膩而華麗的老虎斑紋。小時候的我總纏著外婆，要她講動物故事給我聽。替我洗澡時，她講了一個鯨魚的故事。她說在大海裡住著龐大的鯨魚家族，當族裡的老鯨魚游不動了，死在沙灘上，人類會撿起牠的脂肪做成肥皂，當肥皂泡泡被沖進排水管，匯入大海，又會變成一隻活蹦亂跳的小鯨魚。我總是一邊聽著鯨魚故事，手裡一邊搓著肥皂泡泡，想像著小鯨魚回到大海的快樂。</p> <p>回憶颯來的海風，引領千絲萬縷福馬林的氣味，扎入我的鼻腔，嗅覺暈了過去，痛覺奪眶而出。想必又有人貿然打開裝內臟的袋子！當我氣惱地想揪出那個冒失的同學，只見實驗室裡，同學們俯身埋首，拿著手術刀，專注地刮除大體老師背部的脂肪。深植在闊背肌纖維裡的脂肪，像是肥皂外盒上，標價紙撕下後的殘膠，越是用手指抹去，越是留下難看的膠痕。難怪肥總是那麼難減。為了不讓偷懶顯得張狂，我趕緊從工具箱挑起一把手術刀，加入清除脂肪的行列。「老師，謝謝您這麼苗條，讓我們脂肪清得很快！」「老師，這次跑台考試請您多多保佑了！」工作告一段落，同學們有一句沒一句地對大體老師說話，那儼然是一種魔法，而我是被霍格華茲拒於門外的麻瓜。我不相信老師聽得到我們，即使我握著她的手，即使她就躺在那裡，我卻感覺她從不在這裡。</p> <p>大體解剖開始前，我們前往老師家拜訪。老師的女兒包水餃請我們吃，她說她母親還在的時候，也是這麼包水餃給她吃的。「高中時我離家出走，媽媽用盡各種方法找我，」老師的女兒挖了一匙粉嫩的絞肉塗在麵皮的中心：「後來被她找到了，我見到她，她變得好瘦，好像無家可歸的是她。媽媽望著我，不停用袖子抹淚。她說她包了餃子，趕緊回家吃.....」對折的麵皮沾點水能黏得更緊密，熟練地捏著餃折的手停了下來，老師的女兒抽了幾張面紙，按住浸溼的雙頰。那一刻，我感覺到老師就坐在一旁聽著女兒講話，輕輕地點頭像是溫暖的海流，流經油油的海藻，兩隻漂亮的魚在眼睛裡，游動著笑意。那時的我，還未見過老師的大體，卻比往後在解剖台上的每一刻，更貼近老師。</p> <p>若說三個月的大體解剖課程，是一場在汪洋中的漂流歷險，大體老師便是我們緊抱的浮木，支撐我們乘風破浪，而入殮法會是上岸的日子。我們將大體老師一針一線縫回完整的模樣，一圈一圈纏上潔白的紗布，穿上體面的壽衣，蓋上金黃色的萬字錦，入棺。那是我第二次見到老師的女兒，她帶著兩個幼子，來參加老師的法會。我們掀開棺蓋讓家屬瞻仰，老師的女兒手扶著棺木，睜大了眼瞅著安詳躺在裏頭的母親，細小的水珠如朝露佈滿她纖長的睫毛，她一下也不眨，怕是少看一眼，再看不到第二眼。這一眼必須望穿層層紗布，望穿生與死的阻隔，重見母親的面容。在擁擠而闐靜的靈堂裡，循環播放著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歌頌著天上極樂，地上的哀戚彷彿是菩提樹下，那粒被佛祖遺忘的塵埃。禮儀社的人員遞來毛巾與香皂的禮盒，從紙盒裡沁出一股濃郁的花香，在我的鼻尖明亮起來，如一支蘭花兀自在峭壁上綻放。</p>	

一葉蘭，生長於中高海拔山地的台灣特有種，花期春夏，雖然只發一葉，卻足以護花。三十年前，自外公發生意外之後，外婆就成了一葉蘭，獨自帶著還在念書的媽媽，熬過無數個寒冬。即使我無緣見過外公，卻在每一次外婆的言談中，在她星子般發亮的眼神裡，看見外公的身影。「那時我們倆去澄清湖旅遊，一下遊覽車妳外公就不見蹤影。中午日頭正焰，我又熱又惱，他才氣喘吁吁跑回來，手裡捧著一罐冰涼的黑松沙士，說是我愛喝的。」外婆常向我曬恩愛，這一曬跨越了半部花甲，但足以讓後半輩子都發燙。

我從襁褓由外婆帶大，除了愛聽她講的動物故事，還貪戀著她身上潔淨的皂香。外婆雖然不施脂粉，但總把自己打理得非常乾淨，柔軟的肌膚宛如發酵了一夜後，白白胖胖的麵團。外婆生長在台南大菜市裡成衣批發商的家庭，在那個物質缺乏的五零年代，她卻是吃著黑橋牌肉鬆長大的。高中畢業後，父母為她覓得一門好歸宿——隔壁街儀器行的兒子。婚姻的美滿，讓外婆覺得人生是一齣《桃李梅》，歡天喜地。不料，多年後外公的意外，讓一部好戲從此荒腔走板。因此外婆相信命運，她認為既然無法抵抗，便只能祈求。於是，外婆常帶我拜月老，來到霞海城隍廟，她虔誠地跪在月老像前，嘴裡念念有詞，我遲鈍的耳朵只打撈到最後一句：「……保庇乎您白頭偕老。」這是外婆對我的祝福，也是她自己最大的心願，只是這份心願隨著香爐地裊裊輕煙，翳入無法企及的天聽。

外婆總將最珍貴的東西，收在一個櫥木色雙門的舊衣櫃裡。在那個充斥著樟腦丸氣味的衣櫃裡，有一個角落，獨奏一段與眾不同的芬芳。那是一塊象牙白色，雕鏤著花團錦簇的香皂，以溫熱的掌心捂著，能燒開一段七里香細膩的花香，是某年外公送給外婆的聖誕禮物。外婆那時嘴上嫌著浪費，便將它收進衣櫃，只是往後外婆開始在陽台上栽種七里香。那盆七里香每年夏天都會開花，衣櫃裡的七里香卻漸漸褪色。每當打開衣櫃，外頭的風撥亂了凝滯的空氣，也打破衣櫃裡自成一格的時光，三十年的光陰，在忽明忽滅的七里香中，熠熠閃動。

昏暗的KTV包廂裡，旋轉的鏡面反光球，將七彩的光點拉長成曖昧的光線，像是泡沫邊緣那一圈骯髒的霓虹。外婆有一副好歌喉，音質細如黃鶯，高低音轉換，彈指之間，輕舟過萬山。《家後》是外婆的招牌，她演唱過幾百遍，卻每每在同一段歌詞前慢了半拍：「等待返去的時旃若到，我會讓你先走，因為我會不甘，放你，為我目屎流……」點唱機發射出刺目的光，投影在正唱著《家後》的外婆臉上，螢光的色塊重組變換，像是笑又像哭。我無從得知，如今子孫滿堂、忘情地唱著江蕙精選的外婆，過得好不好？思念是一團山嵐，屬於外婆最個人、赤裸的情感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

早在「追劇」這個詞出現之前，外婆已經開始她的追劇事業。舉凡《大長今》、《大宅門》、《康熙帝國》……，她如數家珍。每當她看完一部，就會從故事背景到人物發展，鉅細靡遺地說給我聽，比戲裡演的還精采。但那是我離家前的事了，大學到外地念書，久久回家一趟，便不再聽她說戲。某次回家，見電視亮著，上演龍鳴獅吼的場景，坐在沙發上的外婆，卻悄悄睡著了。下巴抵著衣服上那隻眼睛鑲了塑膠鑽的花豹，胸口緩慢地起伏，像是守著草叢後的獵物。在飽滿筆直的椅背前，外婆彎成了逗號。

小時侯外婆帶我去公園玩，她會坐在長凳上，看我拿著凱蒂貓造型的肥皂水，吹泡泡。我吹的泡泡都不大，而是小小的聚在一塊兒像成串的葡萄。豐碩的葡萄飛不高，容易往下沉，磕著地面，濺成一灘透明的的葡萄汁，蒸發在氤氳的暑氣裡。後來我發現太空氣

球這個新玩意，像泡泡一樣透明而輕盈，在陽光下有七彩的倒影，不同的是，它不會破。太空氣球相對泡泡，成為永恆，但這樣的永恆，卻在消氣之後，像一塊嚼爛的口香糖，被黏在公園長凳下。

兒時，我眼中的外婆是頂天立地的盤古，現在卻見她越來越駝，我才明白，天是會塌下來的。有一天我會失去外婆，如同外婆失去外公；有一天我會走入外婆的年紀，失去青春活力，在喧鬧的電視機前，安靜地打盹。失去不是人生的意外，而是過程。喜歡張愛玲說的：「一個人一生中會死三次，第一次是腦死亡，意味著身體死了；第二次是葬禮，意味著在社會中死了；第三次是遺忘，這世上再也沒有人想起你了，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死透了。」當我埋怨著命運，哀悼著外公的早逝，外公其實從來沒有死去。他的一舉手一投足，都收在外婆充滿著樟腦味的衣櫃裡，以那塊七里香肥皂為軸心，繞著荒蕪的時間之涯，趕上生命的匆匆，然後在每一次外婆唱《家後》時，從容地慢下半拍。

「其國眾生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，故名極樂……」法會上已經循環了七遍的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是外婆熟悉的經典之一。外婆是虔誠的佛教徒，她相信因果來世，此世的身軀僅只是破敗的肉身，下輩子又是全新的人。於是，她決定百年後，要將身體捐給醫學院作大體老師，幫助更多人。我開玩笑告訴她：「阿嬤，那您要開始減肥，不然醫學生清脂肪會很辛苦。」外婆聽了眉頭一皺，揮揮手，不願去想像身體脂肪被剝除的畫面。我千方百計想打消外婆捐大體的念頭，因為害怕在冰冷的解剖台上和她相見。不是怕她受千刀萬剮，而是不願面對，即使掏心掏肺，我也找不到外婆，即使看著外婆，卻不再是會說動物故事的外婆。

失去靈魂的肉軀，不過就是七塊肥皂。水流不息，肥皂逐漸渺小，此生所求、所有、所愛，化成泡泡隨著水流，流入排水管，蜿蜒了溪河，圍繞了湖泊，最終回到一切的開始與歸宿。大海的沉靜包容，如同無語良師，看著莘莘學子，一隻隻小鯨魚在泡泡裡誕生，生命周而復始。蔚藍海面的盡頭，是一條墨色的折線，有一隻鯨魚在噴水。我游了過去，浪花在陽光下盛放，鼻子追尋小時候熟悉的皂香。那是外婆最愛七里香。